



曾经有一日，我想把书房安置在天安门城楼。什么？你真狂妄！啊，不是狂妄，且听我解释，我看中的是这方位，这高度。你若想把文章写得中国，写得炎黄，写得堂堂阵阵，炳炳麟麟……好，那么就请随我，把写字台搬来这城楼一隅。对于历史，这位置未免过于煊赫；对于你我，这只是一首诗。日月升降，不过是文章的标点符号；人潮聚散，不过是文气的回环流转。

定价：25.00 元

ISBN 978-7-5329-3273-3



9 787532 932733 >

文化散文精粹

# 千山獨行

卞毓方

山東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千山独行/卞毓芳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0.4  
(文化散文精粹)

ISBN 978 - 7 - 5329 - 3273 - 3

I. ①千… II. ①卞…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44895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180×250 毫米 16 开  
印张/13.75 插页/2 千字/225  
**定 价** 25.00 元

## 目 录

序：书斋浮想 .....	1
蔡伦在历史时空的一幅肖像 .....	1
文天祥千秋祭 .....	9
蔚蓝的呼吸 .....	17
跨越浅浅的台湾海峡 .....	24
张謇是一方风水 .....	36
韶峰郁郁 湘水汤汤 .....	42
皇皇上庠 .....	54
凝望那道横眉 .....	63
梦灭浮槎 .....	74
高峰堕石 .....	85
思想者的第三种造型 .....	97
瀛海征帆 .....	107
隔岸听箫 .....	117
千山独行 .....	126

## 蔡伦在历史时空的一幅肖像

大多数的发明都是其时代的产物，它们的问世带有必然性，即使张三没有成功，李四也会成功。但是就造纸而言，性质就大不一样。造纸术的发明远比世人想像的更为艰难。它需要一个发达的国家做背景，并且还需要杰出的个人天赋。

—— [美] 迈克尔·哈特

自从考取驾照，这是我第一次单独驾车出行。新春撰文谓之开笔，电视首拍谓之开镜，佛像落成谓之开光，在我，初次正式上路，无以名之，姑且谓之“开幕”——揭开人生高速而动感的一幕。驱车于道，人与外界的关系骤然改变，保持距离，乃汽车王国的金科玉律，车速越快，相互的距离应该越大，井水不犯河水，好汉分道扬镳，你跑你的，我跑我的，任何亲密接触，任何冒失碰撞，都不啻是无妄之灾。这当口，就是有百万大奖从天而降，也要暂时抛之脑后，就是有初恋的情人在前方相约，也要强行压制心跳。喏，就像这样：含腹挺胸，凝神绝虑，目光平射，余光兼及两侧后视镜。可是——讨厌的可是！今天我心猿意马，思维刚要收拢，收拢于挡风玻璃前的视野，转瞬又分了神，但觉万象纷纭，如节日的焰火蓬蓬勃勃地炸开。一会儿是你大名的叠印：蔡伦，蔡伦！“蔡”为上蔡之蔡，蔡邕、蔡襄、蔡锷之蔡，“伦”是伦敦之伦，哥伦布、麦哲伦、克伦威尔之伦；一会儿是你古典而阳刚的造型：我不喜欢传统的白描，寥寥几笔线条抽去了多少微妙而又生动的个性，我崇拜古希腊的石刻，以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想像中，你就是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以大理石为体，伟岸为姿，坚毅为魂。

魂兮归来，蔡伦！在这公元2002年的元旦，在我的心海之舟车轮之上方向盘之

去了多少留学生的魂。越南、朝鲜、日本的迁唐使络绎于道，大西洋沿岸的冒险家，隔着西亚和中亚高原，犹陶醉于纸的芬芳。想此时，欧罗巴海盗的祖先，碧睛还在丛林、荒原间逡巡。文艺在羊皮纸上嗷嗷待哺。莎士比亚、歌德无缘提前出世。《十日谈》尚未开篇。印刷术在人的思维之外酣睡。纸是文化领域的丝绸，纸的流布是一种更为令人感叹的丝绸之路。公元八世纪，唐朝的工匠把造纸术西传至撒马尔汗。而后更一路西传至伊拉克至叙利亚至埃及至摩洛哥……。而望纸兴叹、馋涎欲滴的欧洲，以及白种人的马蹄尚未敲响、印地安人的酋长犹在呼风唤雨的美洲，还要分别等上四与九个世纪，才得以分享东方神纸的萝泽。

这不是自炫自夸，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学者迈克尔·哈特出版了《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在这部囊括世界顶尖人物的排行榜上，你，蔡伦，高居第七。前六位，分别是穆罕穆德、牛顿、耶稣、释迦牟尼、孔子与圣·保罗。除了科学泰斗牛顿，其余都是各大教派的掌门。孔子也算，儒教。而哥伦布、爱因斯坦、马克思、伽利略、列宁、达尔文、秦始皇、成吉思汗……这些彪炳史册的巨星，统统等而下之，排在你的大名之后。作为科技精英，你排本行业第二！而在中国藉的伟人中，你也是位列第二！当然，这是就当事人在历史上的影响力而言，而不是根据其地位、学问、名誉或财富。按照哈特先生的观点，东西方文化的发展态势犹如跷跷板的两端，公元二世纪之前，西方在上，东方在下，自打蔡伦发明了纸，由汉而唐，由唐而宋，双方的地位发生逆转，东方变得高高上扬，西方几乎一坠到地，及至十五世纪，德国的古腾堡在引进造纸术的平台上，推出了现代印刷，东西方的形势又再度易位。此事不能绝对，一绝对就难免滑入唯技术论的泥沼，但不管如何，文化载体的强弱，肯定是社会前进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啊，蔡伦！昂藏是什么？风骚是什么？浩然之气又是什么？轰轰烈烈又是什么？曾经让刘邦生出“大丈夫当如是”感喟的，曾经让项羽发出“彼可取而代之”誓言的，那腔热血，始终奔涌呼啸在你的周身，只是，换了一种筋络走向。哈特在卷首引用的那段弗朗西斯·培根的名言，正好可以用来为你树碑勒铭。培根说：“随之我们就会看到智慧和学问之碑是怎样远比权力或武力之碑更加长垂不朽。因为荷马诗歌已流传两千五百多年而未失去一个音节或一个字母；而在此期间却有无数座宫殿、庙宇、城堡和市镇已被腐蚀完毕或毁灭殆尽，事实不正是如此吗？”

光荣啊，不朽啊，蔡伦！而我，也正由于上述排行榜，才激起见识见识你的欲

望。没想到你的资料是如此残缺不全，填不满任何一页现代程式的档案。没想到，你竟是一名遭阉割的太监，像明代的郑和。郑和据说生得高大而英武，啊，不是据说，是根据典籍记载。而你，史无旁证，只能在我的想像中英武而高大。我曾想，倘若我们效仿哈特，也来编一本“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那么，你会排名第几？我敢断言，肯定不会进入前十，极有可能是名落孙山。这块国土历来崇尚王冠与权柄，风流都叫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占去。科学每况愈下地失去行政依托。文化反反复复地陷于精神阳痿。浑天仪混同摆设。指南针止于风水。七下西洋的郑和，终了也没能走出天圆地方的樊篱。火药的问世，充其量只是繁荣了爆竹与烟花。“四大发明”虽然人人拿它当歌唱，但真正顶礼膜拜、崇之敬之、仰之慕之的，又有几人？不信请看：撇开蔡伦你，那位发明活字印刷，本应和德国的古腾堡一较高下的毕昇，不是一直被排除在正史之外，仅仅在沈括的《梦溪笔谈》聊存一笔！而指南针与火药的专利权人，千载之下，依然是一笔糊涂账！

时下流行商品“出口转内销”，想不到名声也是。蔡伦，我从小学课本熟知你，却从国际坐标重新定位你。2001年9月8日，你的湖南老家——古称桂阳，今称耒阳——正是在哈特先生的启迪、鼓舞下，召开了首届“蔡伦科技发明节”。耒阳是你的诞生地，城里有你故居的旧址，如今辟为纪念公园。园内保存有蔡侯祠、蔡子池、蔡伦墓，还有唐代焚烧纸钱的宝鼎，以及当年你从都城洛阳返乡，传授造纸术时用作春捣纸料的石臼。明人胡文璧咏《蔡池夜月》云：“茧札分明胜简编，旧池犹为蔡侯传；风清夜籁春声古，日漾寒波藻思鲜。”其景其韵，仍然触目可见，支耳可闻。为配合此番发明节的召开，城内新辟有气势雄伟的“发明家广场”，你的青铜雕像巍然而立，翘首云天，古今中外上百名科技大家陪衬左右，宾主分明。呵，呵，蔡伦，你创造了纸，纸也造化了你。在小城两千余年的历史上，你的大名是唯一的亮点。在知名度提升市场经济的今天，你被理所当然地从幕后请到了台前。这是又一部不是排行榜的排行榜，它泄露出故乡人的跃跃雄心，或者说是勃勃野心。唯一煞风景的是：天南海北的与会者，居然绝大多数目不识“耒”（lěi），他们总是将它读作“来”（lái）；犯这错的，还包括中央电视台的播音员。来阳？耒阳？“来”、“耒”不分，出口成讹。主人难免摇头苦笑。客人也觉出乖露丑。听罢这插曲我不禁哑然失笑。我想，不，我建议：蔡伦，倘若你的故乡，这座位于湘南丘陵的无名小城，立意要冲出千古寂寞，闯荡二十一世纪的精彩世界，何不干脆脱胎换骨，改

“耒阳市”为“蔡伦市”?! 这样一来，不仅好读、易记，还管保百分之百地发挥出你老人家的名人效应!

哦，梦笔生花，是每个文人的向往，如果上帝也赐我一支彩笔，蔡伦，我愿纵情为你高歌。你必定有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年，那时你是幻想之子，自然之子。你必定也有一个忧郁的青年，鸟翼系上了黄金，骏马拴在了磨道。当青春的激情，不能喷薄向长天，而被迫锁于内心，你是有恨啊，愁多织就千千结，枝头红豆不堪看，看时满眼相思泪。当你创造的天赋，经千回百转，终于在造纸大业上找到突破，你是真正有爱，而又敢爱，仰天一笑山水绿，跬步江山见寥廓。汉和帝刘肇对你欣赏有加，造纸业迅速推向全国。刘肇死后，殇帝刘隆即位，没一年，安帝刘祜登基，封你为龙亭侯。以宦竖之身，博公侯勋爵，这是几人能得的殊荣? 蔡伦啊，站在现代人的立场上，我多想为你重新策划进退。可惜前尘已定，这只能是一厢情愿。客观地说，倘若没有在朝廷的高位，尤其是掌管御用作坊的便利，你的造纸术不会如此一帆风顺。但是，有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可叹你身为小黄门不久，约莫二十郎当的青嫩年纪，就身不由己地卷入了肮脏的宫闱政治，结果，四十年河东须臾转为河西，蓦然回首，你已从侯爵之身，沦为敕令投案待审的囚徒。那时，你正在陕西的封地安度晚年，因为耻于进京受辱，遂沐浴整衣，饮鸩自尽。死得虽然苏格拉底，毕竟不值。幸亏生命的终结不等于创造的终结，创造自己另有日月。

汽车绕过未名湖，再拐两个弯，目的地就到了。再见，蔡伦! 当我初次单独驾车出行，有你的目光一路相随，令我倍感轻松和温馨。寂寞而又庸碌的写作生涯，唯温馨可赢得气定神闲，且确保心灵的自由驰骋。啊，我有时也多么想，多么想生活在东汉，与你携手造纸，分享灵感叩门时的心弦急颤，像纤指轻拂下的古筝。但那一切都已远我而去了，纸的发明，已成了一种元素，一脉基因，一缕东风，一道虹彩，我只能仰望，并且呼吸，并且缅想。今天，地球虽然转入了信息产业时代，纸的光芒，仍有增无减。何况，电脑屏幕呈现出另一种纸，鼠标是另一种笔，这是“电子纸张”大行其道的世界，也是继古腾堡之后，西方文明的又一次浩荡东征。东方古国呼唤科学、文化复兴，呼唤二十一世纪的蔡伦。呼吸是清醒的过滤。缅想最终是为了超越。但愿归程，但愿在未来的时日里，你的目光，从公元二世纪射出的创造炬火，仍一往情深地温暖着我。但愿东方古国能从此摆脱文化人格上的自戕与他戕，自萎与他萎。也但愿，下一届在你老家召开的“科技发明节”，我能有幸



## 文天祥千秋祭

怦然令我心跳的，是他已活了七百六十岁。七个多世纪，一个不朽的生命，从南宋跨元、明、清、民国昂昂而来，并将踏着无穷的岁月凛凛而去。他生于公元一二三六年。当他生时，“直把杭州作汴州”的临安朝廷，已经危在旦夕，人们指望他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然而，毕竟“独柱擎天力弗支”，终其一生，他没能，也无法延续赵宋王朝的社稷。他就在四十七岁那年化作啼鹃去了。当他死时，不，当他走向永生，九州百姓的精神疆域，陡地竖起了又一根立柱，虽共工也触不倒的擎天玉柱。

他是状元出身，笔力当然雄健，生平留下的皇皇笔墨，正不知有凡几。只是，真正配得上他七百六十岁生命的，则首推他在零丁洋上的浩歌。那是公元一二七九年，农历正月，他已兵败被俘，恰值英雄末路，在元军的押解下，云愁雾惨地颠簸在崖山海面。如墨的海浪呵，你倾翻了宋朝的龙廷，你噬碎了孤臣的赤心。此一去，“百年落落生涯尽，万里遥遥行役苦”，“以身殉道不苟生，道在光明照千古”。无一丝一毫的张惶，在这生与死的关头，他坦然选择了与国家民族共存亡。但见，一腔忠烈，由胸中长啸而出，落纸，化作了黄钟大吕的绝响。这就是那首光射千古的七律《过零丁洋》：“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寥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抛絮，身世飘摇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假如文天祥在这时候就死去，结局又会怎样？毫无疑问，他是可以永生的了。南宋遗民清楚这一点。所以，他的战友，庐陵人王炎午，才在他被押往北方的途中，张贴了数十份《生祭文丞相文》，疾呼：“大丞相可死矣！”敦促他舍身取义，保全大节。他自己又何偿不明白这一点。因此，一路上才又是服毒，又是绝食，自谓“惟可死，不可生”。然而，且慢——打量历史，我们只能作这般理解——日月还要

阿合马眯缝着眼打量文天祥，恶声问：“姓文的，知道是谁在跟你讲话吗？”

天祥微微一笑：“听人说，来的是宰相。”

“既知我是宰相，为什么不下跪?!”

天祥扬得一扬眉：“我是南朝宰相，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彼此彼此，哪有下跪之理?”

“嘿嘿！你既是南朝宰相，又怎么到这儿来的呀!?”阿合马抖抖朝服，晃晃珠冠，戏谑地发出一阵嚎笑。

天祥面如闲云，待阿合马笑够了，笑不下去了，才盯住他的眼：

“老实告诉你，南朝要是早用我为宰相，你们一定打不到南方去，我们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

阿合马先是被天祥盯出一阵寒颤，接着又被他的回答激得脑羞成怒，无奈辞拙，找不出话来反驳。试想，大草原的马背上摔打出来的将军，总共才读过几行书，论说理，哪里是江南士子的手。何况他今天面临的又是彻底陌生的语言和行为系统！阿合马没了辙，只好抛出杀手锏：

“老子不跟你斗嘴皮。你要晓得，你的性命，可是捏在老子的掌心!”

这又显出了阿合马的浅陋。像文天祥这样的一代奇男，是杀头所能吓趴的吗?!岂不知“高人名若浼，烈士死如归”，文天祥固然无法预见，七百年后有个叫毛泽东的，把太史公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箴言，定义为人品人格的最高层次。不过，他在缙继之中，倒是常拿了这几句诗勉励自己：“千年成败俱尘土，消得人间说丈夫。”“一死鸿毛或泰山，之轻之重安所处!”

天祥听罢阿合马的恫吓，果然昂首挺胸，一脸不屑：“要杀便杀，说什么捏在你的掌心不掌心!”

消息反馈给忽必烈。这位元朝的开山始祖，眼见诱导不成，威逼也无效，但他仍不死心。这就见出了他的目力，一代政治家的战略巨眼。同时也折射出一个饶有深意的现象：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在权力的高地，往往是那些敌对派别的首领，也就是对峙的双峰，才更为了解，更为识得对方的价值。

忽必烈心生一计，下令将文天祥桎上长枷，送入兵马司囚禁。为了耗蚀文天祥的锐气，消磨他的精神，还规定不准带一仆一役，日常做饭、烧茶、洗衣，乃至打扫园林，都要他自己动手。

一月后，他们估计文天祥肯定经受不了这番折辱，想必已经回心转意，于是让丞相李罗亲自出马，伺机渡文天祥投诚。

历史记载这一日天寒地冻，漫空飞雪。文天祥随狱卒来到枢密院，他看到李罗之外，还有平章张弘范，另有院判、签院多人。天祥往厅堂中央一站，草草行了个长揖。通事（翻译）喝道：

“跪下！”

天祥略一摆手：“你们北人讲究下跪，我们南人讲究作揖。我是南人，自然只行南礼。”

李罗听通事译完，气得乱髭倒竖。他吸取了阿合马的教训，决定先来个下马威。于是喝令将文天祥强行按跪。几名侍卫一拥而上，又拖又拽又按又压，强迫文天祥屈膝。奈何强按不是真跪，天祥仍奋力抬起头，双目射出凛凛的威光。

李罗冷笑：“文天祥，你现在还有什么话要说的呀？”

“天下事有兴有废，自古帝王将相，因国破而遭杀身之祸的，哪一代没有？”天祥亢声说，“我今日忠于大宋王朝，沦为阶下囚，只求速死。”

李罗追问：“就这些，再没别的了吗？”

天祥正色：“我是宋朝宰相，国破，论职务唯有一死，战败被俘，按法律也唯有一死，还有什么其它可讲的！”

“你说天下事有兴有废，我问你，从盘古到咱今天，一共有过多少帝王呀？”李罗摇晃着脑瓜，摆出一副蛮有学问的样子。

“莫名其妙！”天祥露出无限蔑视，“一部皇皇十七史，你让我从哪里说起呀？我今天又不是来赴博学宏词科，哪有功夫陪你闲扯！”

李罗这才想到有点文不对题。但他是丞相，且负有劝降重任，所以不得不强自镇定。随后又挖空心思，多方诘难，企图从根本上摧毁文天祥的自尊，以便乘隙诱归。也真是，整个江山都已姓元不姓宋了，你一个文天祥，还倔强个什么？这当口，只要文天祥的膝盖稍微那么一弯，立马就可以获得高官厚禄。奈何，奈何他的膝盖天生就不会向敌人弯曲。“亦知戛戛楚囚难，无奈天生一寸丹！”“忠肝义胆不可状，要与人间留好样！”文天祥打定主意就是誓死不降。李罗忍受不了这种刺激，终于又归于了阿合马一路。他站起身，一掌扫落案上的杯盏，歇斯底里地狂吼：

“文天祥！你一味想死，我偏不叫你就死！我要囚禁你，让你求死不能，求生

一串霹雳在天空炸响，风吹得灯光不住摇曳，文天祥的身影被投射到墙壁上，幻化成各种高大的形状，他继续俯身狂书：

是气所磅礴，凜烈万古存；  
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  
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

室外，突至的雨点开始鞭抽大地。室内，天祥前额也可见汗淋如雨。然而，他顾不得擦拭，只是一个劲地笔走龙蛇。强风吹开了牢门，散乱了他的头发，鼓荡起他的衣衫，将案上的诗稿吹得满屋飘飞，他兀自目运神光，浑然不觉。天地间的正气、先贤们的正气仿佛已经流转灌注到了他的四肢百骸、关关节节！

啊啊，古今的无穷雄文宝典，在这儿都要黯然失色。这不是寻常诗文，这是中华民族的慷慨呼啸。民族精魂在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常常要推出一些人来为社会立言。有时它是借屈原之口朗吟“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它是借霍去病之口朗吟“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这一次，便是借文天祥之口朗吟《正气歌》。歌之临空，则化为虹霓；歌之坠地，则凝作金石。五岳千山因了这支歌，而更增其高；北斗七星因了这支歌，而益显其明；前朝仁人因了这支歌，而大放光彩；后代志士因了这支歌，而脊梁愈挺。至此，文天祥是可以“求仁得仁”、从容捐躯的了，他已完成在尘世的使命，即将跨入辉煌的天国。

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  
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

写完最后四句，文天祥掷笔长啸。室外，滂沱大雨裂天而下，夹杂着摧枯拉朽的电闪雷鸣，天空大地似乎将要崩裂交合了。天祥凝立不动，身形俨如一尊山岳！

1995年9月一稿 1996年6月二稿

敌视他的人品，鄙弃他的行径。动机是什么？动机意味着与生俱来的灵魂骚动，意味着祈求功业、渴望征服、梦想腾达的七情六欲，意味着与造物之神频频碰杯的精神感悟和超人心态，还有那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中的挑逗撩拨。1492年8月3日，哥伦布奉西班牙统治者之命，携带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三艘帆船、120名人员，从巴罗斯港启碇。不是向东，而是向西。向西的目的最终是为了抵达远东。华夏早就有南辕北辙，那是讥讽。哥伦布如今东游西渡，却是进步，跨越蒙昧的历史性飞跃。高山大漠不过是地平线，波涛万顷不过是泛舟池。地球是圆的。圆的。圆的。自鸿蒙开辟自阴阳分割自星辰列位以来一直就是这个模样，除圆之外不再具有任何其它形态其它存在其它构想。海之神咆哮了，因被撕破神秘、戳穿底细而气得索索发抖，免不了要驱使鲸波鳄浪阻拦航路；但是哥伦布福大命大，居然让他假道大西洋的怒涛，安全抵达世外净土。

平心而论，哥伦布的学识远不如我，也远不如你。他老人家不知道海洋的确切面积，更不知道七大洲的具体方位。因此，航行途中，只晓得一味指示舵手：“向西！向西！”机械的西向理论，使他失去了天纵的良机，如果稍微偏南，他会径插南美，如果稍微偏北，他会直捣北美，一直向西的结果，令他此番远征，包括随后的3次横渡，都只是在加勒比海群岛和中美洲海岸一带转悠。

不过，也用不着惋惜，无论中美洲，还是南北美洲，它们在地球大发现的光荣榜上，价值都是相等的。

听说哥伦布，要追溯到光着腩儿打水仗的孩提时代。认真思考哥伦布，解析哥伦布，却是八十年代初，一次有关蔚蓝的国门、蔚蓝的桅杆以及蔚蓝的呼吸之座谈会上。伟伟乎哥氏，美中也有不足，他本人并不知道发现的是美洲，直至弥留，还坚信抵达的是中国，或印度。不必嘲笑他的张冠李戴，他的死不悔改，观其一生，能有这样一次享誉青史的歪打正着，绝非偶然。传说哥氏首次远征归来，西班牙大主教为之洗尘。酒阑，有人问：“假若不是阁下，而是由别人率队出航，会不会取得同样的殊勋？”哥氏笑而不答，他拿了一只鸡蛋，放在桌上，问有谁能使它直立。众人面面相觑，束手无策。哥氏拿起鸡蛋，轻轻一磕，将蛋尖敲碎一点，鸡蛋就在桌上竖立起来了。

这故事曾经广泛被引用，知名度一高，便不免落俗。让我们换个例子吧，就在那次座谈会后，那晚灯下，那个海缥云缈、天马行空的思维王国，我陪哥伦布从海

地去丹东大鹿岛一带凭吊。张謇大魁天下不久，就遇上了“唤起中国四千年之大梦”的甲午血战，他的脑袋，也应该是既空虚又清醒。

自隋唐开办科举考试以来，中华大地总共出了多少状元？文武加在一起，也就七百多吧。人间一个状元，就是天上一颗星哩。按照科举游戏的规则，当一位士子荣登榜首，独占鳌头，他的命运就发生了质变。虽然每一块皮肤，每一根毛发，每一节骨骼，都是原封未动，但当皇帝的朱笔在他试卷上轻轻一点，世人的眼球就全都变了颜色，状元周身上下，望上去就有了一道又一道的紫气缭绕。

张謇的名字马上就要挤人文曲星的行列了。这一天，确切地说，是一八九四年五月二十八日。五更时分，张謇和殿试的士子一起，恭候在乾清门外，等待最后的揭榜。这是一个感觉分分秒秒比一年四季还长的时刻。这是一种期待大地激烈簸动万丈云梯凌空出世的体验。蹦蹦跳的，是悬着的心。汨汨响的，是奔流的血。而终于天光迸现天门大开——随着丹墀上传来宣“一甲一名张謇上殿”的纶音，这位来自江南通州的幸运儿，激动得连打了几个寒战，接着又绊了一个踉跄。人们到此才会明白，范进中举后为什么会发疯——巨大的喜悦，像山洪一般冲垮了他心灵的堤坝，使他彻底失去了承受力——所幸张謇还不至于如此，他迅速定下心神，调整好脚步，低着头，躬着腰，上殿陛见光绪皇帝。

好了！好了！活了四十一岁，苦读了三十多个寒暑，足下终于踏了青云，翼下终于生了双翅。离天为近，离帝为近，去偃蹇困顿日远，与飞黄腾达厮守。张謇啊你就等着好好儿侍候皇上他陛下，好好儿升官发财吧。这一天实在来之不易。这一地步绝对要万分珍惜。就好像披星戴月、胼手胝足、精疲力竭地爬上华山峰巅，回望来路，禁不住眼花欲坠，小腿直打哆嗦。全国有多少怀笔如刀的士子啊，而机会只有一线！天下有多少龙骧虎视的对手啊，而状元只有一人！“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此事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啊，难上难！“一将成功万骨枯”，一士成功也是万骨朽啊！……不谈了，不谈了，大喜头上，大捷头上，讲这些干啥？张謇啊你是福大命大！你是十世所修，祖坟冒烟！

但张謇本人却不这么想。他的脑袋瓜一定在哪儿出了毛病，光绪皇帝亲赐的翰林院修撰——从状元阶梯上能捕捉到的最高职位，拢共才对付了三个来月，屁股还没把椅子焐热，拍拍身子就想走人。说什么“謇天与野性，本无宦情”？说什么“愿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愿居八命九命可耻之官”？都是哪码对哪码呀！不想当

门，他建成了包括农、工、商、运输、银行，兼及教育的宏大体系。其中，轰动当时而又泽被后世的，大体有三个方面：创立大生纱厂；组建垦牧公司；兴办师范学校 and 中小学堂。创办纱厂旨在振兴民族实业，组建垦牧公司既是为了开辟纱厂的原料基地，也是为了解决濒海地区无地农民的生计，兴教办学则是为了从根本上培养富国强民的人才。归总一句话，就是要“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謇祖言：以上作为，“不敢惊天动地，但求经天纬地”；不敢指望它立竿见影，疗救古国千年沉痾，但求“播种九幽之下，策效百岁之遥”。

与他同时代的人相比，张謇确实有思想。思想不是祭台上的供果，不是星级饭店大厅里的盆景，不是长街通衢抛着媚眼的霓虹，思想是青梅煮酒纵论英雄之际冷不丁自天外炸响的一声惊雷，是深埋千年一经掘出依然寒光闪闪、吹毛可断的宝剑，是茫茫太空无影无形、无踪无迹而又无远弗届、无处不在的电波。最深刻的思想总带有最彻底的爆炸性、进攻性、扩散性。张謇拿他的思想在通州乃至苏北大地搅出了一派新局面，在历代文曲星的方阵间别树起一面光帜。他或许还不完善。他肯定还不完善。既然有资料说，本世纪初叶人们的宇宙观，比今天要小一百万倍，那么，我们就应该体认张謇的局限。他的思想，毕竟还带有它脱胎出来的母体的污血。但它红光灼灼，高悬天际。他让从唐太宗起就精心策划的，让天下读书人尽入彀中的“金钟罩”，有了明显的豁口。他让一个僵化了的状元躯壳，有了异质的活泼泼的生命。文学史中有一种人物，生平、著述皆淹没无闻，仅仅留下了一首诗，或一句诗，便尽情享受不朽。张謇留下的是他叛逆的个性，和个性化了的实业，百载后依然砥砺社会，雕镂人心。

状元的诗文也相当出色。这里仅举其一篇《季直论雅》，是他在上海卖字，为人题写在三把折扇上的。首把扇写的是：“财风送雅气，爽身也。身有纨绔，雅在衣；居有华堂，雅在室；出有车马，雅在途。此为外雅，而非真雅也。季直论雅之一。”次把扇写的是：“才气送雅风，静思也。口出诗文，此谓口雅；心有经纶，此谓心雅；手有技艺，此谓手雅。口心手雅，是谓内雅，乃为真雅也。季直论雅之二。”第三把扇写的是：“气动为风，无风而雅，神至也。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神与韶相随，此为神雅也。雅有三境，此境最高。季直论雅之三。”虽说是逢场做戏，率尔为之，毕竟含蕴着他的锦绣文采和坚挺人格。人格的光辉往往显露于细节。张謇为解决纱厂的周转资金，跑到上海告贷，结果，不但钱没借到，连回南

通的路费也没了着落。此时此地，他能放下架子，公开设摊卖字。这是什么？形雅也。张謇办实业多年，日常大进大出，经手的款项成千累万，自己却坚持不在厂里开支一分一厘。这是什么？内雅也。张謇逝世七十多年了，他的操守还在为后学谈论，他的形象还在供世人敬仰。这是什么？魂雅也。不要小看了这三雅，百年后的中国文人，包括官员，也包括商人，终久又有几个能赶得上？其生也，磊磊落落，直往直来；其逝也，清风朗月，润及千秋。大雅之质，美矣茂矣。

#### 四

吾生也晚，张謇等不及我眼底的流云，我也抓不着他飘然远去的衣袂。然而，毕竟有缘，还在依偎在大人膝下，听解学士、唐伯虎一类故事的稚年，我就熟晓南通张状元了。把张謇引入我的视野的，是我那位乡村知识分子的祖父。

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祖上的籍贯。按我手头保存的一份宗谱，我的远祖，原本生活在江南苏州。明朝初年，遭逢洪武帝的“阖门赶散”（十五世纪的“上山下乡”），迁徙到盐城南乡。而后就在当地蕃衍生息。明清两朝，族内出过不少读书人。最显达的，是进士。到我曾祖的前几辈，又移居到阜宁东沟、陈良。书香虽然未断，入学出仕的却无。曾祖本人，据说是“乡董”，家道还算殷实，倘若按照五十年代的阶级成分划线，应该圈为地主。不幸的是（对我们后世子孙，也许是万幸），大约在二十年代中期，曾祖家里挨了土匪一次“扒”（即抢劫），不久，又遭了一把大火，这就穷下来了。

接下来谈我的祖父。他老人家生于一八八六年，在兄弟姐妹中排行老大。早年读书，青壮务农。起先家境宽裕的时候，日子就这般熙熙和和、从容不迫地流去。生计转为窘迫，那感觉就不一样了。作为长子，他自然要肩起重振家业的重担。理想是一种能量，贫穷也是一种能量，并且是比理想更为急迫的能量。苏北地区的人，尤其是盐城、阜宁、淮安一带的人，从前为贫穷的鞭子抽赶，一个最大胆的腾挪，就是远跑上海——就像现今的川人、湘人远跑广州、深圳——跑去上海后干什么？多半是在码头充任杠棒苦力。我父我母，也曾被卷进南下的民工潮，在“十里洋场”谋生。然而，我的祖父，却掉头向东，闯荡正在垦荒中的“东海”（阜宁人把濒临黄海的滩涂地区叫做东海）。与其去繁华中淘金，不如去荒凉中掘金。青年时



代的祖父，也作了一次大气磅礴的抉择。

那时地图上还没有我现在的故乡射阳——射阳县是一九四二年才从盐城、阜宁两县析置的——早先这里基本上是荒滩一片。大海年年向东边退让，滩涂年年跟着推进。南北一望无垠，东西纵深百里。盐碱遍地，芦苇称王。野兽出没，杂草疯长。我祖父来了，是因张謇的召唤而来的。他从没见过这位状元，但见到了状元的实绩。由于张謇领导下的盐垦公司的运作，大批大批世居长江北岸的海门人，被集体招募到这片百年荒滩。他们按面积划分场区，按场区分配住户，大规模地种植棉花。这情景有点像五十年代遍布全国的农场，又仿佛我八十年代初在新疆见到的建设兵团。

于是又有他乡异地人持续不断的加盟。于是南北两股生命的热流就在这片处女地上激起了缤纷的浪花。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县城合德，在我祖父刚刚迁来的时候，才有寥寥可数的几户人家，到了五、六十年代，就异军突起，在盐阜地区赢得了“小上海”的美名，可见她的繁荣发达之速。而射阳县呢，八十年代以来，屡屡亮相在国内各大报刊的新闻版面，不光是因为她拥有天然妙绝的丹顶鹤饲养基地，也不光是因为射阳河上新开张的龙舟闹猛，而是由于她的棉花产量，多次雄踞全国榜首——这也是一种状元，并且不折不扣是张謇张状元的遗泽。张謇没能看到这一天，但预料到了。他曾满怀希冀地自期：“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是一簇春苗。张謇是一蓬火焰。张謇是一方风水。他的精神，注定是要在我家乡生根发芽、蔚为壮观的了。不用去南通访他的实验遗迹，在这五百里外的海陵一样看得分明。张謇生前并没有到过射阳，但他参与创造了射阳的历史。

真正造福人类的事业应是比较生命更长，它的辉煌不是毕露在创始者的生前，而是隐藏在他的身后。他只能依稀把握到它的开端并且竭尽全力地做去。——难能可贵啊，张謇，你这从翰林院出逃的叛逆！站在长江口观沧海，是胆怯，还是激动？这就好比站在外星球上看地球，是依恋，还是欢呼？也许两者都有，但激动、欢呼，则为永恒。

1998年仲春于苏北旅次